

傅萍
彭金定
著

思辨性英语阅读教学 提问模式研究与应用

A Study of
Question Patterns in Critical Reading in English
and Its Application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傅萍
彭金定
著

思辨性英语阅读教学 提问模式研究与应用

A Study of
Question Patterns in Critical Reading in English
and Its Application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辨性英语阅读教学提问模式研究与应用 / 傅萍, 彭金定著.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 - 7 - 5487 - 3613 - 4

I. ①思… II. ①傅… ②彭… III. ①英语—阅读教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H3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4678 号

思辨性英语阅读教学提问模式研究与应用

SIBIANXING YINGYU YUEDU JIAOXUE TIWEN MOSHI YANJIU YU YINGYONG

傅 萍 彭金定 著

责任编辑 谢金伶

责任印制 易红卫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 410083

发行科电话: 0731 - 88876770

传真: 0731 - 88710482

印 装 长沙印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7 - 3613 - 4

定 价 5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经销商调换

前 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交错发展的时代，一个信息量无比丰富的时代。众多知识看起来似乎都那么唾手可得，众多信息听起来都那么逼真可信，众多陷阱和骗局看起来都那么合情合理。面对扑朔迷离的海量信息，我们也许不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该排斥什么。于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只能是“专家说”“电视报道说”“微信群里说”“网上说”“有人说”，唯独没有“我自己说”“我个人认为”。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我们拥有一双能识别真伪的“慧眼”、一个会分析是非的脑袋、一套可鉴别真假的思维技能。一言以蔽之，我们真的需要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辨能力才不会失去自我。

思辨能力是当今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是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不具备思辨能力的人无法真正获得独到见解，无法与不同观点之人进行交流并获得共识；不具备思辨能力的人也无法进行价值判断、鉴别真伪，无法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独善其身。其实，中国古代圣贤们一直就是以“思辨”为座右铭的。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礼记·中庸》也倡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遗憾的是，思辨能力不足

成为我国当今教育的短板和危机(霍书全, 2012; 张田堪, 2012; 宋怀常, 2010)。还有一批学者(黄源深, 1998, 2010; 何其莘, 等, 1999; 文秋芳, 周燕, 2006)发现我国外语专业毕业生患有严重的“思辨缺席症”, 存在“智性不足”。很多中国学生不喜欢提问、不喜欢争论、不喜欢张扬、不喜欢独树一帜。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上海交通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一门课程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高校必须教会学生提问”,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人民网, 2012-02-12)。

教育工作者必须使受教育者学会思考、学会提问, 因为提问是启动思维的引擎, 是深入思维的挖掘机, 是淘到真金的探测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高度重视思辨能力的培养, 把思辨能力培养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贯穿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的学校课程体系之中。思辨技能被融入教材, 进入课堂, 出现在测试之中, 还有配套的系列导读。例如, 尼尔·布朗和斯图尔特·基利所著的心理学导读系列丛书之一的《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采用步步为营的方法帮助学习者获得批判性思维技能。又如由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两位学者所著的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共21本), 其中《如何提问》《像苏格拉底一样提问》《如何进行思辨性阅读》《思辨阅读与写作测评》等探讨了如何在阅读等技能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问题, 获得热销。

思辨能力培养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 高等教育要“坚持能力为重……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 学会动手动脑, 学会生存生活, 学会做人做事”。创新性思维的基础和前提是思辨,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是我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核心任务与永恒使命。我国学者孙有中教授(2016)针对中国学生特点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全方位

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四化”课程宏观框架: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技能课程思辨化和知识课程思辨化。蓝纯(2017)针对传统精读课堂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以有效提问激发批判性思维”“让学习在同学间互动和师生互动中发生”和“在真实的学术实践中升华学习和思考”的阅读教学新思路。

纵览国内外关于开展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的研究,我们发现:提问是思辨性阅读的名片,对话是思辨性阅读的路径,分析评判是思辨性阅读的手段,培养批判性思辨能力是思辨性阅读的终极目标。针对中国学生所表现出的种种“思辨缺席”现象,我们提出从主体间性的哲学视角来研究思辨性阅读教学的新思路。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资助(湘社哲13WLH18)。

该研究历时四年。在不断地查找资料、提出问题、梳理问题、熔炼问题、确定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建立和论证了“思辨性阅读多维提问模式理论框架”(a multiple questioning model for critical reading, 简称为 MQMCR)。该模式由五个部分组成:①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下的“双主”行动学习理论;②主体间性哲学视角下的四层学习身份模型;③多维提问策略设计;④动态过程评估提问驱动;⑤以思辨能力发展为终极目标。为了验证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们分别邀请了95名平均年龄为15岁左右的六年制英语专业本科师范学生、103名四年制英语专业师范学生、64名英语课程教学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等三个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三批进行了为期15周的实证研究。本书第五章详细介绍了每一次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步骤、数据分析、研究结果及研究启示。

研究的道路是艰辛的,也是收获颇丰的。一路走来,我发现不仅我的学生在成长,而且我本人也在成长,我的思辨能力也随我的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提升而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很多。我衷心

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有利于克服教育界仍然存在的“思辨缺席”现象，我也殷切希望我们的研究不仅对大学生，而且对中小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有所裨益，我还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思辨性阅读与阅读提问教学感兴趣的人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最后，我希望读到本书的您能给我们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傅 萍

2019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为何研究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	2
第二节 概念释解与论题界定	8
第三节 本项研究概览	1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4
第二章 思辨性阅读教学与提问	25
第一节 思辨性阅读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26
第二节 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的内涵与特征	36
第三节 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研究现状	5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68
第三章 多维思辨性阅读提问的理论视角	71
第一节 图式理论视角	72
第二节 建构论视角	81
第三节 主体间性对话理论视角	92
第四节 外语语境下的思辨性阅读能力培养理论框架	10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09

第四章 思辨性阅读多维提问模式研究	111
第一节 阅读教学提问类型与评判标准	112
第二节 阅读提问设计的五种模式	127
第三节 思辨性阅读多维提问策略模式理论框架	14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53
第五章 思辨性阅读多维提问模式应用研究	155
第一节 MQMCH 应用于六年制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研究	156
第二节 MQMCH 应用于四年制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研究	171
第三节 MQMCH 应用于研究生课程教学研究	18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07
第六章 结 语	209
第一节 本研究的三大发现	211
第二节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	214
第三节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216
附 录	218
参考文献	236

第一章 绪 论

作为绪论，本章首先阐释了研究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后对本书所涉及的关键术语与论题进行了定义，最后就本项研究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作了提纲挈领式概览。

第一节 为何研究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

一、思辨能力培养是教育的永恒使命

中国古代圣贤们一直都以“思辨”为座右铭。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礼记·中庸》也倡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亚里士多德主张思维是从疑问和新奇开始的，疑点、问题与创新相伴相生。爱因斯坦也强调发现问题和系统阐述问题可能要比得到解答更为重要。从古至今，中外学者们对学习中的提问与解答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思考。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就是以培养学生“乐于发现和思辨”(rejoice in discovery and in critical thought)为宗旨；剑桥大学把“鼓励怀疑精神”(the encouragement of questioning spirit)纳入大学教育。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在阿肯色州政府时就成

功地把批判性思维编进了国家管理协会所推荐的国家教育目标中。美国教育部把批判性思辨能力的培养列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并且确定 20 世纪末批判性思维必须作为所有大学毕业生的要求(缪四平，2007)。进入 21 世纪，思辨能力培养在美国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增无减。2010 年 6 月，美国全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联合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正式颁发了《K-12 国家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K-12*，简称《国标》)。这份文件甚至把学龄前儿童应该掌握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如区分主题与细节、识别常见文学体裁等，写进了《国标》，表示出思辨能力培养必须从幼儿抓起的强烈的国家意志。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如此重视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证实了国际公认的批判性思维权威理查德·保罗博士(Richard Paul)关于“批判性思维是构思教育改革和教育调整的心脏”的论断。思辨能力的培养处于 21 世纪教育挑战的中心，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必须走向思辨，必须把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作为核心任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必先强教，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党和国家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总则中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这里，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内核都是思辨能力，或者说思辨能力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从根本上说，创新是思辨能力的综合体现。没有思辨，就不可能有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能力为重……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创新性思维的基础和前提是思辨，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是我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核心任务

与永恒使命。

二、思辨能力培养是我国教育中的短板

思辨能力的强弱决定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思辨能力很强的人有很多认知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哈佛大学有一句名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地提出问题、思索问题。”在这种教育理念影响下的美国课堂教学中,学生是提问的主体,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地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基地。

相比之下,思辨能力培养是我国教育的短板。2010年5月在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些国外著名大学的校长指出,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在于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认为,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讲解式为主,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学生不敢提问、不敢质疑。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是对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欠缺(霍书全,2012)。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201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堂上提问或参与讨论,而有相同表现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同时,只有10%的中国学生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美国大学生则约有63%经常提问和很经常提问(张田堪,2012)。

无独有偶,人民网在2012年2月12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约翰·霍普克罗夫特专门来到上海交大为本科生授课,在谈到对中国学生的印象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高校必须教会学生提问’,而且这是他第一次为中国本科生实实在在开设一门基础课后才‘有机会更加体会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

有研究表明(黄源深, 1998, 2010; 何其莘, 等, 1999; 文秋芳, 周燕, 2006: 76), 我国外语专业毕业生显现出的“思辨缺席症”和智性不足更加严重, 需要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理科教育中同样存在思辨能力不足的问题。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曾谈到我国的发展现状时, 提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钱学森之问涉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 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 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学生的思辨缺席或智力不足反映了教育理念的陈旧、教育制度的滞后。为了加强我国教育中的思维能力培养, 我国政府努力从国策引导、政策制定等诸多方面倡导创新教育。就拿英语教育来说, 无论是非英语专业还是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 都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提出了要求。比如 1999 年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具备能够“进行一定的分析、推理和判断, 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的基本英语阅读能力。之后, 2000 年 3 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 应该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分析问题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难题等创新能力。

思辨能力培养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一项又一项的保证措施不断出台, 例如教育部于 2018 年 1 月颁发了高等学校各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是我国教育史上首次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对本科教学质量提出刚性要求, 彰显了国家要全面提高大学教学质量, 重点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专业的意志和决心。

三、提问是教育走向思辨的原动力

提问启动思维、撬动思辨，提问推动心智操练，提问助力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与发展。研究思辨能力培养的国际权威专家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Richard Paul & Linda Elder, 2016)说：“提问的质量反映了思维的质量。”(The quality of our thinking is given in the quality of our questions.)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优秀的思辨者没有深度质疑提问的习惯，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对思辨能力真正感兴趣的人会不关心深度质疑提问。换句话说，一个优秀的思辨者一定有很强的提问意识；同理，一个很愿意提问的人一定具有不同一般的思维能力。

提问是教育走向思辨的原动力。思辨能力培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提问式教学法(socratic questioning)。该法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于探究复杂的思想、寻找事实真相、检验假设、分析概念、确定问题实质、探测未知、鉴别真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的受宠，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想做出正确决定也要困难得多。正如孙旻(2014)所言，在这个每天信息随着大众传媒汹涌而来的时代，理性判断的价值有增无减。在方舟子和崔永元之间，应当依据个人喜好还是依据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决定对待转基因技术的态度？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中国发起的前所未有的贸易战争该如何评价、如何面对？中国的英语教育与汉语教育存在必然的冲突吗？我国高等教育中真的患有严重的“思辨缺席症”吗？……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既关涉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选择，也影响着社会群体的决策导向。

高校教育不仅要研究教什么、学什么(the what of education)，还要研究怎么教、怎么学(the how of education)以及如何提问。

没有问题的大脑是知识僵化的大脑、思维不活跃的大脑，是不可能具有创造力的。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两位学者在“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共 21 本）中系统论述并结合不同学科探讨如何通过提问推动心智操练、促进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为英语专业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提出了一个“四化”框架，即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技能课程思辨化、知识课程思辨化。

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主要阵地，思辨性阅读提问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和提问与思辨能力培养的关系，用 Wallace (2003) 所提出的观点是：思辨性阅读是读者以领会和评价文本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为目的来分析文本的语言特征，而提问在整个思辨性阅读过程中起到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与思辨性阅读相互承载，互为依存。开展思辨性阅读提问研究就是利用提问的杠杆作用，通过在阅读中提问、在提问中阅读来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走向思辨，就是要以读促思、以思促辨、以辨成新，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综上所述，思辨能力培养是学校教育的必选目标，而不是自由选项。英语教育要克服“思辨缺席症”，就必须走向思辨，在思辨性阅读中学会提问，在心智操练中学会思辨、提升思辨能力。如果说学校是培养思辨能力的主战场，那么思辨性阅读就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载体，思辨性阅读提问是实现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阅读的关键性策略。一言以蔽之，思辨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永恒命题，是英语专业教育的永恒命题，也是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的永恒使命。置于这个永恒命题之下的思辨性阅读教学提问将为教育走向思辨、为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强有力的动力。

第二节 概念释解与论题界定

一、关于“思辨”与“思辨能力”

1. “思辨”释义

思辨的英文表达是 *critical thinking, thinking critically*。关于“思辨”这一概念的内涵,学者们目前已经取得了三个方面的共识:

(1) 思辨的核心目的是做出有理据的判断 (*well-reasoned judgment*);

(2) 思辨者既要掌握良好的思辨技能(分析、推理、评价等),同时还应具备某些特定的情感特质,如探究未知事物的热情、警惕自身偏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争议等;

(3) 思辨过程还包括元认知 (*metacognition*) 或者叫“元思辨”,即思考者需要有策略地运用具体的思辨技能,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监控、调整、修正(孙旻,2014: 10)。

“思辨”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指高层级的思维,即广义上的“关于思考的思考”(thinking